

# 陈孝正竟然是欧阳老板的乘龙快婿

10

热点关注

每当郑微和阮阮抱怨这抱怨那时，阮阮都笑而不答。没过几天，阮阮给她送来了一只流浪猫，郑微不想要，可是阮阮以自己要生孩子威逼，只得收下了，取名“鼠宝”。

这天，二分经理办公室来了两名客人。郑微办事回来，正好赶上周渠送客人到门口。她听到周渠说：“林副检察长一定要赏个脸，让我们有机会请你吃个便饭，难得你亲自过来，我事先不知情，让你久等了，实在过意不去。”林副检察长笑了笑，“你们中建二分是我们院辖区内的最大的企业之一，我们应该加强沟通和交流。平时一直都是我们反贪局的梁副局长负责跟你们联系，我平时杂事又多，所以直到今天才第一次拜访。饭就不吃了，以后有麻烦到周经理的，还希望谅解和支持。”

郑微站在电梯口，退也不是，离开也不是。她看到周渠对林副检察长看似礼貌实则疏离的态度流露出些许忧色，便主动说了一句：“林副检察长，现在也快到吃饭时间了，我们是真心留客，如果你们不肯赏脸，反倒显得二分招待不周了。”

林副检察长说：“周经理，这是你的秘书吧。”“对，我的秘书小郑。”“其实我跟她是老乡，父母在同一个单位，可以说是看着她长大的，是不是呀，郑微？”郑微只得点头。

周渠顿时面色一喜，“我倒是从来不知道有这层关系。这样一来林副检察长就更应该一起吃顿饭，旧友相见，也该一起叙叙。”

林静含笑看了一眼郑微，见她恳切点头，于是答应了。

晚上吃饭时，陈孝正专程赶来。周渠向陈孝正介绍了林副检察长。

“不必客气，我们年龄相仿，你可以叫我林静。”陈孝正抬头看着林副检察长的眼睛，是呀，难怪自己一直在疑惑：明明是初次见面的人，怎么会

有挥之不去的熟悉？他怎么能不熟悉，照片中将郑微拥在怀中的林静。

酒宴上陈孝正坐在了郑微身边。周渠发话让郑微赶紧敬林静。林静远用手制止了，“用饮料就行了。”郑微过去和林静碰杯：“林副检察长，我敬您。”“以前跟在我屁股后面一口一个哥哥的叫，长大了还叫我林副检察长。”大家都笑，郑微低头喝了口饮料，匆匆回座。

话音刚落，陈孝正来敬林静，林静刚刚连喝了三杯，举杯时眉间褶皱明显加深了。郑微还没反应过来，就起身阻止，“不如慢慢喝吧。”

陈孝正似笑非笑：“到底一起长大情谊深啊。”郑微气不打一处来，“是呀，不如我代林副检察长喝了。”喝完便一阵剧烈的咳嗽。陈孝正的悔意和懊丧一点点吞噬了他。

结束时，陈孝正说：“林副检察长烦您送一下郑微吧。”林静点头答应，拉着郑微往车上走。

在车上，林静突然说：“他不适合你。”郑微愣了一下，“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他不能给你幸福。”“你就可以吗？”“想知道答案，不妨试一试。”郑微突然被激怒了，嚎啕大哭起来，林静去擦她的泪眼，被她推开，“你走吧。”说完，下车走向小区。

在小区的角落，她看见了陈孝正。“没事到这干吗？”“我不敢走得太近，怕正好遇上你。但又怕看不见你窗口的灯光。”“你的大楼快竣工了，就开始怀念那一厘米的误差了？”那天夜里郑微失眠了。

这以后，郑微经常加班到很晚，因为每当这时，陈孝正看见办公室的灯光都会上来坐坐，郑微虽然沉默，却在盼着他来。

有一天周渠突然问郑微：“你跟林副检察长那天之后还有联系吗？”“嗯，很少。”“我见他对你挺上心的，听说还没结婚，条件虽好，但人太精

明了，也不一定是良偶。”

郑微有些意外，周渠以往从未对她的私生活有过评价，即使他对她和陈孝正以往的关系了然于胸，也从不点破，不知道他现在貌似无心的一句话，有何用意。“领导，你想去哪儿去了？”“我就随便说说。哦，对了，我最近晚上在办公室加班，居然都遇到陈助理，他说加班，顺便跟我聊聊，可没说几句就走了，年轻人真有意思。”郑微忽然脸红了，“是挺有意思的。”转过身却开始微笑。

没过多久，郑微迎来了自己二十六岁的生日。一上班就收到了一大束百合，卡片没有落款，只有“生日快乐”几个字。大家追问神秘送花人的来历未果，就嚷着晚上要她请客。郑微拗不过何奕和一帮同事的撺掇，只得请他们吃饭。席间，郑微不知不觉喝多了。

手机响了，是陈孝正的电话，郑微虚地离席。“喂，什么事？”“没什么，生日快乐。”“谢谢。”“怎么那么吵，在外面？”“何奕跟市场部的同事要我请吃饭。”“那你去吧。”“没事我挂了！”“再见，等等……”“陈孝正，是男人就别婆婆妈妈的，到底想怎么样？”“你们什么时候结束，我想见你。”“我吃完饭给你打电话。”

回席时，郑微满脸通红。大家七嘴八舌——“快说是谁的电话，我们去找他拼了，二分和尚本来就多，还有人来抢食，还让不让人生活了？”“工会的李翠芬估计要吐血了，前几天还说，看来看去二分估计只有陈孝正能入你的眼，还说要给你们牵线，说不定能成。”郑微强抑住脸上的不自然，“李阿姨又乱点鸳鸯谱了。”

这时市场部副主任说道：“李翠芬平时消息挺灵通的，这回犯傻了，陈孝正是什么人，我听人事部的人说，他是我们欧阳老板亲自带去人事部的，当着人事部主任的面说，想

去哪个分公司，直接提出来。”“你们说欧阳老板看中陈孝正什么？说是爱才吧，中建的海归也不止他一个，说是亲戚，好像也不太可能吧。”

“你们懂什么，世界上有一种亲戚关系不需要血缘。”这句话一说，大家恍然大悟了。何奕惊讶道：“难道他跟欧阳婧？对了，他们俩在美国应该是同一个大学。”“这就没错了吧。以后你们可悠着点儿，别得罪了驸马爷都不知道。”大家议论纷纷，却没有注意到郑微。何奕扫了一眼，只见她盯着电视，满是泪水。“你们女人就是容易被煽情肥皂剧感动。”

散席后，郑微和大家告别，一个人来到G大，又走进了以前常去的篮球场。没一会儿，手机响了。“你在哪儿，干吗不接电话？”“我没听见，我现在在G大篮球场。你要不要过来？”“在那干吗，我马上来。”

当陈孝正出现时，郑微转过脸去，嫣然一笑，“阿正。”她的手按在了陈孝正的手上。“我在这里，我在。”郑微抓住他的中指，“这里少了一样东西。”“什么？”“一枚戒指。”

陈孝正不知用多久才明白郑微的意思，他的手生生缩了回来。“别这样，阿正。她是适合你的女人，能让你的大厦平地而起的那一种吗？我真为你高兴。”他什么都不争辩，沉默有了绝望而自弃的意味。“陈孝正，我终于可以不爱你了。”“如果说我跟欧阳之间有特殊的理由，你会不会相信我？”“我不可能一次又一次地相信你，不可能……”她一字一句地说，看着他眼里的光慢慢消退，终于冰凉。“你走吧。”“我送你。”“别逼我叫你滚。”

陈孝正走后，郑微想也没想就拨通了林静的电话。

林静找到她时，她失魂落魄地坐在地上。“可以走了吗？”郑微听话地跟着他上了车。

# 恩师被慈禧处决后，陆徵祥动摇了

6

历史人物

戊戌变法失败后，“六君子”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杨深秀和康广仁，惨遭杀害，康有为和梁启超侥幸逃亡国外。

康有为流亡海外数年，寻求能够医治中国沉疴的“神方大药”，制订了一个庞大的周游世界计划，其中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12国游，可每次申请赴圣彼得堡签证时均遭拒绝。这时康有为很快想到了驻荷兰公使陆徵祥，故写信请他关照办理赴俄签证手续，同时希望能到陆公馆一会。陆徵祥深知，作为朝廷的重要使臣，擅自接见被大清国通缉的要犯，如被奏本，非遭撤职查办不可。但他还是决定约见，并指示使馆礼宾官立即安排相关事宜。陆、康两人一见如故。交谈中，康有为向陆徵祥表示：“鄙人八年于外，列国周游，对圣彼得堡尤为好奇，恳请陆钦使能鼎力相助，促成此行。”陆徵祥听后劝其彻底放弃赴俄计划，因为慈禧太后早已下谕驻俄使馆并照会俄国政府，“一见康梁即刻缉拿归案”。康有为听后吓了一身冷汗，对陆徵祥的救命之恩感激不尽，此后两人结为挚友，往来不断。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陆徵祥对清末的变法维新运动是理解和支持的。

清廷在甲午战争中落败后，一貫奉行强硬政策的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认为有机可乘，于是约谈陆徵祥，声称他们等待的不只是获得军港旅顺口和商港大连湾，而是要中国将两个港口的使用权再放宽25年。陆徵祥深切地感到，中国当时的处境如履薄冰：德国强求胶州湾、法国窃取广州湾，并且他们私下已在瓜分中国沿海口岸和地区方面达成了系列肮脏交易。只要稍有不慎就会酿成更大的事端。

就在沙俄趁火打劫、当面向陆徵祥表达上述要求时，清政府以特

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将许景澄从圣彼得堡调到了柏林，后回京任总理衙门大臣兼吏部左侍郎，所留职缺和谈判事宜由原驻美国、西班牙和秘鲁三国公使、太常寺少卿杨儒接替和主持。许、杨两位公使和沙俄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就中国领土主权问题展开的所有谈判，都由陆徵祥担任翻译。他不仅切身体验了谈判之艰难，而且不止一次见证了中国最后不得不做出的让步。

许景澄的特殊经历，使他回京后一度成为慈禧太后倚重的要臣。他集自己几十年的外交经验和体会，经过深思熟虑后，郑重地奏请朝廷重视和评估体制的衰落以及外国列强在这种衰落中所获得的好处。许景澄的建议和主张，非但没有引起朝廷的足够重视和省悟，反而让朝廷把大清国数十年来在军事和外交上的失败一股脑地归罪到了许景澄头上。

1900年，中国发生了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西方在华传教士及中国基督徒的义和团运动。对此，朝中以载漪、徐桐为代表的一些大臣极力主张以“主扶义和团”的方式对付洋人，然后再借外国力量消灭义和团。慈禧太后在这些人的蛊惑下，对盲目排外的义和团运动采取了纵容态度。7月，日本、美国、奥匈帝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俄国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举兵杀人中国。他们像闯入火阵的疯牛，横冲直撞，对义和团和广大平民百姓进行残酷镇压，所到之处，极尽烧杀抢掠之能事，在帝国主义侵华史上写下了最残酷、最肮脏的一页。6月16日，八国联军攻陷了天津大沽炮台，之后迅速调集1.7万兵力准备攻打北京，慈禧太后见势不妙，慌忙召开御前会议，商议御敌之策。会上，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

用仪等力图阻止义和团进京攻打外国驻华使馆，惹恼了慈禧太后。于是，她以许、袁二人“办理洋务，各存私心；每遇召见时，任意妄奏，莠言乱政”等“莫须有”的罪名下令处斩。7月28日，朝廷先后以老佛爷紧急召见的名义，将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骗出家门，随即押解到北京宣武门外的菜市口，于凌晨零时斩首。是年，袁昶54岁、许景澄55岁、徐用仪74岁。

天津失陷后，八国联军在抢占和瓜分租界后，即刻掉转枪口，直逼北京。此前公开宣战的慈禧太后，一见形势不妙，扔下故宫，慌忙扮作农妇，带着皇亲国戚，从西直门出城，一口气跑到了十六朝古都西安躲避。

8月15日，北京城陷落。一群曾以“文明人”自诩的帝国侵略军，进城后极尽野蛮残暴之能事，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他们放纵军队大抢三天，北京城凡是值钱的东西都被抢劫一空：国库钱财、故宫珍宝、翰林院的大量珍贵历史文献等。搬不走的大型物件和大量历史文献被付之一炬。劫掠的大量金银财宝，被集中到各国的使馆或军营，并就地分赃、销赃，更多的珍贵文物被劫运到了国外，至今仍收藏在纽约、伦敦、巴黎等地的著名博物馆。

慈禧逃到西安后，即刻派直隶总督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向侵略军乞和。1900年12月，帝国主义诸国首先提出了《议和大纲》12条，后又完善了19个附件。李鸿章于1901年9月7日在北京签字。因这一年为旧历辛丑年，故此条约又被称为《辛丑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要给侵犯中国的八个帝国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支付总计4.5亿两白银的损失赔款和战争赔款。赔款以中国海关关税和盐税抵押，分39年还清，年息4%，利

息共计53223万两，本息合计98223万两，加上各省、府、州、县与当地外教会的订约赔款，总数达10亿余两。由于这是用来赔付庚子年（1900年）义和团运动给西方国家造成的损失，故称“庚子赔款”。陆徵祥后来讲：

《辛丑条约》，即使在世界外交史上，依然是一项最残酷、最不公正、最轻率的条约。西方列强强迫中国分39年付清的这笔赔款，大大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不平等条约，它让一个独立的民族从此背上永远无法摆脱的沉重负担。

1901年，即许景澄等遇害半年之后，慈禧太后在外国驻华使团的压力下，对许景澄的态度有了根本转变，连发谕旨，为已被削掉脑袋的许景澄平反昭雪，恢复原职，封为“许文肃公”，同时把许景澄、袁昶和徐用仪列为“三忠”，还在许景澄的老家杭州西湖修建了三忠祠，列入祀典。1922年，中东铁路公司召开会议，决定拨款3万卢布修建许公纪念碑和许公路，以纪念许景澄的丰功伟绩。

当许景澄遇害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后，陆徵祥无比悲痛，不吃不喝也不睡，整天无精打采。陆徵祥扪心自问：为一个如此不讲公道、不辨是非、奸佞专权的政府卖命，到头来究竟能得到什么好处呢？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一直陷入这种矛盾之中，始终在为是否继续许恩师为自己规划的职业生涯做思想斗争。杨儒公使见他整天这样无精打采，便严肃地对他：“我理解你此时此刻的心情，但你的责任是要从事更为重要的工作。你如果还想为你的恩师报仇的话，就要无愧于他，就要努力实现他终身为之奋斗的事业！”杨儒公使的一席话让陆徵祥幡然醒悟，认识到在责任面前的任何犹疑都是倒退。



历史人物

胡心鼎等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陆徵祥是在中国近代史上留有重彩的传奇人物：他是第一个冒着杀头危险剪掉辫子的大清官员，并率先支持孙中山，领衔通电要求清朝皇帝逊位。但在袁世凯醉心于当皇帝的春秋大梦时，他却顺从袁氏淫威，参与、支持了封建复辟活动。他曾担任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中方首席谈判代表和最后签字人，但后来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召开的巴黎和会上坚决维护民族尊严和合法权益，最后毅然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并愤然挂冠辞职……

[上期回顾]

陆徵祥和比利时姑娘培德的恋情受到了来自各方的压力，他们坚定地冲破这些阻力，幸福地结合了。